

两幕荒诞喜剧

失忆前的爱

(Любовь до потери памяти)

编剧：柯伦迪 (俄罗斯)

译者：翟延平、乔宗玉

声明：本剧本中文版的所有知识产权，包括表演权、翻译权和修改权、改编权等，均受中国法律、俄罗斯法律和国际法的保护，并归原作者和译者所有。未经原作者和译者共同书面许可，禁止出版和再版、复制、公开表演、在互联网上表演、电影改编、翻译成其他言语、禁止修改该剧本中文版文本 (包括更改标题)。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剧中人物

医生

米哈伊尔

珍妮

玛丽娜

副行长

(说明：多数角色年龄约 40 岁左右,可适当灵活掌握，但医生和副行长应略年长。)

第一幕

【装修华丽的医生办公室，类似时尚客厅，不像无菌医务室。医生穿着考究，显露出强势、自信的气质，坐在桌旁舒适的椅子上。米哈伊尔上。

米哈伊尔： 医生，我得了失忆症。

医生： 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症状的？

米哈伊尔： 什么“什么时候开始……”？

医生： 什么时候开始失忆的？

米哈伊尔： （痛苦地思索）我不记得了。

医生： 这太糟糕了，但一切都能解决。您找对了医生，让我们按程序分析一下您的病情。

（开始将数据录入电脑）您患有失忆症……

米哈伊尔： 您怎么知道的？

医生： 您刚刚告诉我的呀。

米哈伊尔： 是吗？这太糟糕了。其实，我一直想隐瞒病情来着，这样能少些麻烦。

医生： 别担心，您知，我知，我们会保护患者隐私。您的姓名？

米哈伊尔： 我的名字？（痛苦地思索，一脸记不起来的样子。）

医生： （深情地）别担心，不要紧张。您有带护照或其他证件吗？

米哈伊尔： 有，当然带了。（在口袋里翻找未果）恐怕落家里了。

医生： 老实说，这有点麻烦。

米哈伊尔：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会这样，我记得我的名字很常见。

医生： 让我们想一想，也许是尼古拉斯？

米哈伊尔： （犹豫不决）可能是……

医生：还是谢尔盖？

米哈伊尔：不知道。

医生：记不记得姓什么？

米哈伊尔：不记得姓什么了，别担心，我身上肯定备有张纸条，写着我的名字和地址。我

每次离开家，妻子总会把纸条放在我的口袋里。（搜索口袋，找到一张纸，凯

旋获胜般）看，现在您能知道我名字了。

医生：（展开纸条，阅读）所以……电话号码……这是名字——“玛丽娜”。（困惑）但这

肯定不是您的名字！

米哈伊尔：您能肯定？

医生：这您都确认不了吗？您是男人，而这是个女人的名字！

米哈伊尔：您怎么知道的？我告诉过您吗？

医生：您知道吗？

米哈伊尔：我是男人？您要是这么说，我就信您的。（反应过来）如果玛丽娜不是我的名

字，那么这能是谁的名字呢？

医生：（突然感到紧张）我就是想要问您这个。

米哈伊尔：这可能是我妻子的名字。

医生：“可能”是什么意思？您不记得您妻子叫什么名字吗？

米哈伊尔：您这是在冒犯我，我当然记得。

医生：那您妻子是不是玛丽娜这个名字呢？

米哈伊尔：当然是，我温柔、深情的妻子！您不会相信的，我小学一年级就认识她了，因

为我们上的是同一所学校。啊，医生，您还记得您的蜜月吗？

医生：（难以置信）您还记得您的吗？

米哈伊尔：还记得！哦，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她躯体中的每个密道，都笼罩在神秘之中，每次触摸，我都兴奋不已，每个夜晚都充满奇迹，永无止境的奇迹！医生，您还记得这一切吗？

医生：（叹息，满怀情感）有谁会不记得呢？

米哈伊尔：相信我，我们的蜜月仍在继续。

医生：那您还记得什么吗？

米哈伊尔：我还记得我们的爱，否则，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不幸的是，有时会忘记一些，那些记忆碎片时而会掉落，忽然又蹦出来，再掉落……蹦出，掉落，周而复始……

医生：（打断）知道了，记忆波动。

米哈伊尔：对。波动！但总的来说，我记忆力很好。

医生：真的？

米哈伊尔：毫无疑问，我喜欢文学、哲学、艺术。您读过黑格尔吗？

医生：我读过一些。

米哈伊尔：还记得他对建筑和雕塑的优美表述吗？

医生：嗯……您还记得吗？

米哈伊尔：记得。（情绪饱满）“可塑域内抽象概念的交集，产生了自我精神寻求的阶段，并在美的内在域内强化。”

医生：黑格尔是这么说的吗？

米哈伊尔：对呀，怎么办呢？

医生：没什么，没什么。如果是这样，也许您能记得自己的名字？

米哈伊尔：我的名字？

医生：（失去耐心）您的名字！不是我的名字！您不能让自己的名字以某种方式蹦出来吗？

米哈伊尔：毫无疑问，我的名字是……我不记得了。

医生：我们也许可以给您妻子打电话，让她帮忙找回您的名字？

米哈伊尔：好主意。

医生：谁打电话，我还是您？

米哈伊尔：最好是您。否则，她即便说了我的名字，我也可能立马忘记。

医生：（看着纸条，拨号码，通电话）您好。我可以和玛丽娜说话吗？很好……这里是诊所，我想知道您丈夫叫什么名字。是的，我知道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奇怪……不，我不是在开玩笑或表演……我真的是一名医生。（尴尬，感到压力）您丈夫有点问题，您知道这些问题是什么……（气愤）抱歉，您怎能无缘无故说一个陌生人没皮没脸、无耻……您的丈夫……（谈话结束，医生心烦地挂上电话。）

米哈伊尔：好吧，她说了什么？

医生：她说她根本没有丈夫！

米哈伊尔：我妻子没有丈夫？这很奇怪。

医生：真的很奇怪。

米哈伊尔：那么她是谁呢？

医生：这正是我想让您告诉我的。

米哈伊尔：您为什么不问她？

医生：因为她挂断了电话。对不起，您的配偶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人。

米哈伊尔：她很紧张，也许因为她压根没有丈夫。

医生：但她是您的妻子！

米哈伊尔：（困惑）跟我说我实话，您为什么需要我的名字？这对治疗有帮助吗，还是因

为别的什么？

医生：为了给您建档，观察，开单子进行检查，再给您寄账单！该死的！

米哈伊尔：账单？恐怕我再也不记得自己名字了。

医生：您可以发疯！

米哈伊尔：不要太情绪化。点根烟，放松下，我有好烟，要不要？（从口袋中掏出烟）这，
整包都给您吧。

医生：（接过纸盒）这不是香烟，而是扑克牌。

米哈伊尔：扑克？那不是更好？咱俩玩会吧，分散一下您的注意力。

医生：我没功夫跟您瞎胡闹。此外，我也不会玩牌。

米哈伊尔：我教您。（快速洗牌，并发牌）假设您给黑桃女士下注十欧元，然后……

医生：（他不知不觉拿起牌，醒悟过来，把牌扔在桌子上）您现在是在医生办公室，不是在赌场！您是不是忘记了？我是一名私人医生，我的时间很值钱，非常昂贵！您想把它花在游戏上吗？

米哈伊尔：（尴尬）对不起。（把牌拿走。）

医生：（疲惫）给我来根烟，虽然我很久以前就戒烟了。

米哈伊尔：（递护照）给您。

医生：（惊讶）这不是香烟，是护照。（打开护照，将里面照片与男人的脸进行比对，高兴）

是的，这是您的护照！

米哈伊尔：好吧，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我记性很好。

医生：（查看护照）所以，亲爱的米哈伊尔，我们终于见面了。（将数据输入电脑）米哈伊尔……科洛科尔奇科夫。科洛科尔奇科夫是您的姓吗？

米哈伊尔：那还能是谁的呢？

医生： 嗯，很好。我们终于可以正式开始了。请按时间顺序，讲一讲您哪里不舒服。

米哈伊尔：（坚定地）早就应该这样了。您让我不舒服、不满意。我经常付给您很多钱，
但当卡车从我身上碾过时，您甚至连一根手指都没动，袖手旁观。

医生： 首先，您还没有付过我任何钱，更不用说很多钱。其次，我不知道您被卡车撞了。

米哈伊尔： 您可健忘得惊人！我毕竟给您写信，说过这件事，您甚至懒得回复。

医生： 我不记得收到过任何信。

米哈伊尔： 所以您正失忆。大脑受了强烈刺激，后果严重，必须立即采取救治措施。

医生：（输入病例数据）您受到过重创吗？

米哈伊尔： 右侧严重受损。

医生：（输入病例数据）“右侧受损……”。

米哈伊尔： 两个大灯都碎了。

医生：（若有所思）谁右侧受损？您，还是汽车？

米哈伊尔： 当然是汽车。

医生： 您怎么了？撞到头了？

米哈伊尔：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没事，连划痕都没有。

医生： 那么，为什么必须立即采取救治措施呢？

米哈伊尔： 谁来赔偿我？

医生： 赔偿？为什么？我又没开卡车。

米哈伊尔： 不是您，但您是您的保险代理。您们打算什么时候给我付维修费用？

医生： 亲爱的，我不是保险代理。我是私人医生，医生！明白吗？医生！

米哈伊尔：（困惑）医生？

医生： 医生！医生！（耐心而轻柔地启发）您是来看医生的，看医生，而不是来见保险代理

的。

米哈伊尔： 是的，没错……我全忘了，对不起。

医生：（关心）我觉得您病得很厉害。

米哈伊尔： 我的病叫什么？

医生： 逆行性遗忘症。

米哈伊尔： 什么意思？

医生： 简单说，大脑硬化症的一种。（输入病例数据）您感觉身体怎样？

米哈伊尔： 没问题。

医生： 您妻子感觉您怎样？

米哈伊尔： 没问题。

医生： 您上一次和她发生亲密关系是什么时候？

米哈伊尔：（沉思）我不记得了。

医生：（绝望地抱头）亲爱的，说实话，您对于我来说，真是有点难。让我们休息一下，
请在候诊室等候，我会给您打电话。

【米哈伊尔走向门口，折返。

米哈伊尔： 说到亲密关系……您告诉我，我的病会不会传染？

医生： 一般来说，不传染。虽然……（他想了想，仿佛一个坏念头浮入脑海，脸阴沉下来）

最近有人提出，某些健忘症是由病毒引起的，可能具有传染性。

米哈伊尔： 所以您想说……

医生：（打断）离我远点。（匆忙戴上口罩，焦急地照镜子。）

米哈伊尔： 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医生： 让我至少单独呆五分钟！

【米哈伊尔下。医生从书架上拿起一本厚厚的医学书，疯狂地翻阅，然后扔到一旁。从保温瓶中倒咖啡，想喝，又发觉自己戴着口罩。他摘下口罩，啜饮了一点，看着米哈伊尔留下的纸条，拨通了电话。

医生：您好，玛丽娜！对不起，又是我，医生。我的观点是，即便是您骂我厚脸皮时，您的声音仍然很动听。没事儿，这只是误会。我的一个病人，米哈伊尔·科洛科尔奇科夫，说您是他妻子……什么？！您真的是他妻子？但您刚说您没有丈夫！所以……所以……我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对话结束，放下电话）该死，关键的一件事，我都没听明白。

【米哈伊尔出现在入口处。

米哈伊尔：可以进来吗？

医生：（匆忙戴上口罩）进来吧。

米哈伊尔：（他走到医生面前，用低沉的声音耳语）医生，我得了失忆症。

医生：（后退）我知道。

米哈伊尔：（惊讶）您怎么知道的？

医生：您自己说的。

米哈伊尔：什么时候？

医生：刚才，之前也说过。

米哈伊尔：如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您，我怎么可能告诉您呢？

医生：我？第一次？

米哈伊尔：而且，我还一直瞒着所有人，我只把这个秘密告诉医生。

医生：我就是医生，该死的！

米哈伊尔：（开心）真的？终于！医生，我就是失忆了。

【医生从水瓶中倒水，喝水。

米哈伊尔：（同情地）您感觉不舒服吗？

医生：（揪心地）是的。

米哈伊尔：您真的是医生吗？

医生：当然。

米哈伊尔：那么，您为什么感觉不舒服呢？只有病人才会不舒服，医生总是健康的。

医生：不要离我这么近，您想让我帮您干什么？

米哈伊尔：帮我？没问题。您自己来的这儿，我又没有给您打电话。

医生：我自己来的？您没有给我打电话？

米哈伊尔：亲爱的，我知道您感觉很糟糕，急需帮助。（帮医生按摩颈部和肩部。）深呼吸，

冷静！就这样……吃下这片药。您好些了吗？

医生：（吃药。严肃地）好多了。

米哈伊尔：（坐在医生的椅子上）那您可以走了。其他病人还在等我。要是有什么事儿，候诊

室有电话，您可以从那儿给我打电话。

【医生困惑地走到门口，但很快清醒过来，停下。

医生：（克制愤怒）我会打电话的！我会给保安打电话，让他们把您送哪儿去？

米哈伊尔：送哪儿？

医生：（咆哮）闭嘴！我是医生，我是医生，您不是医生！给我记住了，该死的！（情不自禁

禁）对不起，我得治疗您，不该对您大喊大叫。我们继续聊吧。（坐到座位上。）

【玛丽娜上，她身材性感，但穿着得体。

玛丽娜：早上好。

米哈伊尔：（快乐地）是您？

玛丽娜：对，是我，亲爱的。

米哈伊尔：您来了，真是太好了！

【米哈伊尔和玛丽娜拥抱，亲吻。

玛丽娜：（帮米哈伊尔整理上装，梳理头发）您感觉怎么样？

米哈伊尔：我很好。

医生：请问，这是谁？

米哈伊尔：这是我妻子。

玛丽娜：（向医生伸出手，与之握手）您都已经知道了，我叫玛丽娜，玛丽娜·科洛科尔奇科娃。

医生：很好。

玛丽娜：您给我打电话时，我就在附近，这不就赶来了。

医生：太好了。

玛丽娜：我没打扰您吧？

医生：没，相反您还可以帮上很多忙。我有许多问题，想得到合理的答案。

玛丽娜：（对米哈伊尔）亲爱的，在候诊室等我一会儿，然后我们一起回家。千万不要去别的地方！（送他到门口，回来。）

玛丽娜：您不想请我坐下吗？

医生：哦，对不起。坐吧！别坐这里，这是病人的位置。坐沙发上吧。来杯咖啡？

玛丽娜：不，谢谢。我丈夫治疗得怎么样了？

医生：说实话，相当困难。

玛丽娜：我相信像您这样的杰出医生一定能攻坚克难。

医生：（受宠若惊）您怎么知道我是好医生？

玛丽娜：每个人都知道。

医生：（受宠若惊）哦，是这样……

玛丽娜：我向您保证，您太有名了。而且，您给我丈夫都看了一年半的病了，我还能不了解您吗？

医生：我？您丈夫？一年半？这不可能！

玛丽娜：对不起，我错了。不是一年半，而是两年。

医生：您在开玩笑吗！我以前从未见过您丈夫！

玛丽娜：我理解。米哈伊尔有隐私，但不该向自己的妻子保密。要是您能体会到，我是怎么忍受这种折磨的，就好了！

医生：可以想象，像您这样迷人的女人应该得到更好的照顾，来杯咖啡吧？

玛丽娜：既然您如此盛情，那我不拒绝了。

医生：（为玛丽娜送上咖啡和饼干）请慢用。

玛丽娜：谢谢。我现在明白您为什么事业如此成功了。

医生：（谦虚地）这很简单，积累知识，努力工作。

玛丽娜：不完全是。首先，医生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充满魅力，这比任何药物都有效。

医生：您认为是这样的？

玛丽娜：我确定。凭借您的魅力，可以取得惊人的效果。（调情）至少在遇到女人时。

医生：（有些骄傲地）医学上确实也这么认为，医生的个人魅力能发挥一些治疗作用。

玛丽娜：不是一些，而是决定性的。

医生：您知道，您在电话里的声音让我感到非常愉快……我之前说过的……我们现在终于见面了……

玛丽娜：（调情）您失望了吗？

医生：恰恰相反！我正想问您，您为什么先前跟我说，您还单身？

玛丽娜：您难道认为我应该在电话中跟陌生人讲述个人隐私吗？

医生：说得对。但我还是感到抱歉……

玛丽娜：（调情）您为什么感到抱歉？

医生：如果您未婚，我很乐意照顾您。

玛丽娜：（严肃地）我不明白。

医生：（恰当时地）不，我……我的意思是……

玛丽娜：（接着说）我真的不明白，已婚女性就不能得到照顾吗？

医生：当然要得到照顾……

玛丽娜：那么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医生：您看，这还是有一定的原则……

玛丽娜：原则？

医生：我有一个规矩，不把工作和个人生活混为一谈。所以，比如说，我从不关心米哈伊尔。

玛丽娜：非常值得称赞。但我不是米哈伊尔！

医生：您是米哈伊尔的妻子。

玛丽娜：别提这个。我听说过这些规矩，不和员工、米哈伊尔、亲戚的妻子有外遇，等等。

如果一切都能被察觉，那世界上哪里还会有外遇？记住，您必须照顾好每个人——员工、朋友妻子、特别是敌手的妻子。甚至，您可能不会相信，有时是自己的妻子。

医生：所以，在您看来，这些原则……

玛丽娜： 放弃原则。最好诚实地告诉我，您只是不够喜欢我。

医生： 我向您保证，我真的很喜欢您。

玛丽娜： 当一个女人真正被喜欢时，她应得到义无反顾的照顾。这是惟一正确的原则。

医生： 如果我邀请您共进晚餐，您真的不会生气吗？

玛丽娜： 如果您不邀请，我会生气的。说实话，这应该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生了。

医生： 我知道，但很难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做出决定……

玛丽娜： 如果不一见面就开始，那应该从第几次开始？毕竟，可能不会有第二次见面了。

医生： 如此突然，像是突然从暗黑的隧道里窜出来一样……

玛丽娜： 什么样的暗黑的隧道呀，医生？乌龟爬行的隧道。如果有隧道，那也一定是蜗牛的隧道！我们已经认识两年了，您今天才表现出对我的兴趣。

医生： （困惑）两年？您确定？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玛丽娜： 现在我看到您对我的真实态度了。喜欢您这种态度的女人，旷世罕见。

医生： 我真的很喜欢您，但……（沉默。脸上露出明显的困惑，仿佛被传染失忆病毒）您确定您以前来过这里？

玛丽娜： 我怎么能忘了自己把丈夫带到这里？您不记得了吗？

医生： 我？（犹豫）唉，我当然记得。（小心翼翼地将小药瓶中的滴剂滴入玻璃杯中，从水瓶中倒水，然后喝下。）

玛丽娜： 对了，我必须看下，他是否在候诊室。

【玛丽娜下。医生自测脉搏。玛丽娜返回，上。

医生： 他没走吧？

玛丽娜： 没。

医生： 真遗憾……

玛丽娜： 医生，我想从您那里得到我丈夫诊断证明和这些年来的病历。我开始担心他的病情，您这样的知名医生的开证明，对后续治疗会有很大帮助。

医生： 嗯……您看，我还没有确定他得的是什么病。

玛丽娜： 都两年了，还不能诊断吗？像您这样有经验的医生？

医生： 两年？

玛丽娜： 请给我他的病历，我不会再打扰您了。

医生： 我……我得先酝酿一下。

玛丽娜： 还要酿酒怎么地？打印出来，就行了。

医生： 首先，我得查一下……您今晚些时候能来吗？

玛丽娜： 答案是肯定的。(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停下来)顺便说一句，我一直没理解，您是否要请我吃饭？还是您已经忘了这事了？

医生： 当然，我请您。

玛丽娜： 我不想让您感觉我很烦，但一般男人邀请女士，他通常会告诉她，他会在什么时间、地点来接她，或者他们应该在什么时间、地点见面。我必须得准备一下，不能匆匆忙忙见面呀。

医生： 我觉得您现在看起来就很美。

玛丽娜： 不，不，我必须换衣服。我过半小时再来，我们顺其自然走到一块儿了。那时我再取走病历。

医生： 这很好。

玛丽娜： 您和我丈夫谈话结束了吗？

医生： 还没有。

玛丽娜： 那您就接着和他谈吧。(带着充满希望的微笑)再见。

【玛丽娜下。医生独自一人，脸上洋溢着喜悦和困惑。米哈伊尔上。）

米哈伊尔： 医生……

医生：（痛苦地）别再告诉我，您失忆了。

米哈伊尔： 我没失忆。您怎么会这么想？

医生： 那您来这里干什么？

米哈伊尔： 我妻子叫我在候诊室等，但我在那里很无聊。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医生： 在候诊室更好。

米哈伊尔： 这里更好。

医生： 嗯，可以。但有一个条件，您必须保持沉默。

米哈伊尔： 我一句话也不说。

医生： 记住这个承诺。

米哈伊尔： 我永远不会忘记任何事情。

医生：（叹息）没关系。

【米哈伊尔谦卑地坐在角落里。医生在电脑里搜索病历，脸上表情，显然未找到。

医生：（转而问米哈伊尔）您是否记得我给您录过病历？

米哈伊尔： 记得。

医生： 什么时候？今天早上？

米哈伊尔： 不，很久以前，一、两年前。

医生： 您还记得？

米哈伊尔： 我当然记得。

医生： 那为什么它不在电脑里呢？

米哈伊尔： 我不知道。我可以帮您吗？

医生：（把电脑推到一边）不用！（又再次搜索电脑。）

【珍妮，穿着端庄高雅的英式服饰，走了进来。她举止自信果断，言语清晰明了。

珍妮：早安。

米哈伊尔：（快乐地）是你吗？

珍妮：对呀，是我，亲爱的。

米哈伊尔：我在这里好想你。你来了，真是太好了！

【米哈伊尔和珍妮拥吻。

珍妮：（帮他整理上装、梳理头发）您感觉怎么样？

米哈伊尔：很好。

医生：您告诉我，她是谁？

米哈伊尔：这是我妻子。

珍妮：（向医生伸出手）您们可能已经知道，我叫珍妮·科洛科奇科娃。

医生：（疯狂地）很好，请坐。（把米哈伊尔拉到一边，对他说）这个女人是谁？

米哈伊尔：我说过，她是我妻子。

医生：但就在刚才，您在同一个地方拥抱了另一个女人，还说她是您妻子！

米哈伊尔：医生，您有幻觉，这里刚才没有女人。

【医生困惑地转向珍妮。

医生：我想说，如果我要求看下您的身份证件，您不会生气吧？

珍妮：这个要求很奇怪。但是，请自便吧，这是我的驾照。（递出驾照）珍妮·科洛科奇科娃，

竭诚为您服务。

【医生仔细查看驾照，还给珍妮。

医生：（困惑）一切都很好。

珍妮：您有什么疑问吗？我不要求看您的身份证件，因为我知道您是谁。当然，查看您的行医执照不会有什么坏处，但这是检察官的事情，我只是一名律师。对了，这是我的名片。

医生：您来我这儿有什么事情吗？

珍妮：我很关心我丈夫的病情。

医生：我也是，但我还是想单独和您谈谈。

珍妮：（对米哈伊尔）亲爱的，到候诊室等我，然后我们一起回家。

【米哈伊尔乖乖地走了出去。

医生：告诉我，您知道您的……呃……丈夫有失忆吗？

珍妮：我不知道呀！

医生：什么时候开始的？

珍妮：（惊讶）什么“什么时候开始的”？

医生：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

珍妮：（惊讶）您知道吗？

医生：我为什么要知道？

珍妮：但是您已经治疗他两年了！

医生：我？两年？？

珍妮：医生，您这是什么记性呀？如果您什么都不记得，您怎么能治疗米哈伊尔？

医生：好吧，就两年吧。您再讲一讲您丈夫的情况，一定不易吧？

珍妮：什么样的女人能和丈夫过得容易？

医生：我不是想和您讨论私生活问题，我是想和您谈谈医疗方面的问题。他的病有什么症状？

珍妮：他记得非常复杂和久远的事情，却忘记眼前最简单的事情。比如，他给自己倒杯咖啡，然后就忘喝了，或同一种药吃两次，刚吃就忘。

医生：这也经常发生在我身上。

珍妮：（讽刺）我猜到了。

医生：您是如何忍受这一切的？

珍妮：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我不做我喜欢的事情，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不吃我喜欢的东西，只吃低热量的东西。我不与那些让我开心的人见面，只与那些有用的人见面。我不和我爱的男人住在一起，只和我能得到的男人住在一起。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必须自力更生，砥砺前行。

医生：我真佩服您。

珍妮：谢谢。归根结底，我的前夫也没那么糟糕，尽管他本应该更糟糕的。这句话，我每天对自己重复一百次。本应该更糟糕的，本应该更糟糕的！……每个女人都应该重复这句话，本应该更糟糕的！

医生：您为什么说前夫？您和他离婚了吗？

珍妮：压根没有呀，我们是合法夫妇。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丈夫？一个忘记了不该忘记的事情的丈夫和男人，您能理解我吗？

医生：哎呀……在这种情况下，您都怎么做的？提醒他？

珍妮：如果一个男人必须得被提醒，那他就无药可救了。

医生：说得对。

珍妮：您知道我的法律实践让我得出什么结论吗？男人越健忘，女人就越受苦。

医生：医学实践也是基于同样的结论。但是，请告诉我，如果当您知道，他经常遗忘一些事只是因为，呃……

珍妮： 因为他有另一个女人？

医生： 这是您说的，不是我说的。

珍妮： 别傻了，这不允许。

医生： 是吗？假如这样，您会怎样？就在您来这儿之前发生的？……我该怎么说呢……当然，这只是猜测……

珍妮： 医生，不要欲言又止的了。打开窗户说亮话吧，我不是小心眼儿的人。

医生： 您不用对他疑心，我想，他只是忘了自己妻子是谁。

珍妮： 他记得很清楚。(打电话给她丈夫) 米哈伊尔！

【米哈伊尔从候诊室走过来。

珍妮： 告诉这个人，亲爱的，我叫什么名字。

米哈伊尔： 难道他不知道吗？

珍妮： 他知道，但他忘记了。(讽刺) 这个人失忆了。

米哈伊尔： (对医生) 我真的为您感到难过。

医生： 我也为自己感到难过。

米哈伊尔： 您为什么不接受治疗？我可以给您推荐个好医生，(递名片) 这是他的名片。

医生： (查看名片) 谢谢，这是我的名片！跟我说点重要的，这位女士叫什么名字？

米哈伊尔： 这个问题很奇怪。您以为我不知道自己妻子叫什么名字吗？和我小时候一起上学的妻子？

医生： 那么她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米哈伊尔： 珍妮。怎么办呢？

珍妮： 没什么，亲爱的。你现在可以回候诊室了。(严肃地说) 别去别的地方！

【米哈伊尔下。

医生：奇怪。如果她不是他妻子，那她是谁？

珍妮：谁？

医生：在您之前来这里的女人。

珍妮：如果是她，我知道她是谁。

医生：（饶有兴致地）到底怎么回事？谁？

珍妮：婊子、骗子。

医生：您这样刻薄又有什么用？我觉得她很有魅力。

珍妮：不幸的是，婊子总是有魅力。不像我们这些正派女人。

医生：那您认识她吗？

珍妮：我不认识，也不可能认识，我不与这种人沟通。实际上，就没女人来过这儿，您自己心里清楚。

医生：那个女人来过。

珍妮：没那事儿。

医生：有。（揉揉额头）也许没有？

珍妮：对不起，我想去看一下米哈伊尔是否还在那里，得对他盯紧点儿。

【珍妮出去，又回来。

医生：在那儿？

珍妮：对。

医生：真遗憾。

珍妮：我们别再聊那个女人了，开始说正事儿吧。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听故事，而是为了了解他的病情。

医生：要诊断的话，我必须先了解他的症状。这就是为什么我想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珍妮：（打断）首先，我已经告诉过您二十次了。

医生：（惊讶）什么时候？

珍妮：（不听）其次，与其问这些不必要的问题，还不如看看他的病历，就在您电脑里，一切一目了然。

医生：可我没找到他的病历！

珍妮：我该怎么理解？您是不是太粗心大意，忘记录了？这您非常清楚，您这是渎职，与犯罪只是一线之隔！

医生：您也会忘记事情的。

珍妮：（坚定地）我从来不会……我想提醒一下，病历不仅是一份医学病史记载，也是法律文件。如果米哈伊尔到法院对您起诉，病历将有助于第三方去评判您的治疗方案是否正确。您要么没有记载，要么故意删除了，救为了向财税部门瞒报从我们这里收到的诊费！

医生：我没收到您们支付的任何费用！

珍妮：别担心，我们不会要求退费的。我惟一想要的，就是我丈夫的重症诊断书和病历。

医生：（完全糊涂了）我可以给您帮助……

珍妮：（坚决地）我们要病历！

医生：我从哪儿能弄到它？

珍妮：从您的电脑里，办公桌上……从任何您想要的地方，查找，恢复，这与我无关……在一小时内，病历必须准备好！六十分钟后，我会继续追查！您不要像上次那样再找借口。

【珍妮走向出口。在门口，她遇到了一个新来访者——银行副行长，一个非常健壮的男人，穿着精心定制的西装。他们互相瞟了对方一眼。珍妮离开。男人没注意到医生从后

面出现，看到医生时，他眨了眨眼。

医生：我该怎么办？

副行长：（眨眼）我……我……我……

医生：您是谁？

副行长：我……我……我……

医生：对，您，您，您！不是我，该死的！

副行长：我……我不认为我的名字，对您有任何意义。

医生：那您为什么不自报家门？

副行长：真的，为什么呢？

医生：所以我说，为什么？

副行长：看，我们都说为什么。

医生：那您为什么不自报家门？

副行长：因为没有必要。

医生：别再摆手了，直截了当地说吧，您有什么病？

副行长：我们能像男人之间那样聊聊吗？

医生：大家都有七情六欲，我们无法像女人对女人那样说话。

副行长：说得对。

医生：好吧，干脆点，不要害羞！您想说什么？

副行长：我不知道如何开头……

医生：大胆点，没什么可害羞的。对于您这样的问题，几乎每个男人都要面对。

副行长：您怎么知道我的问题？

医生：猜。

副行长：您不了解的。问题是……您会怎么反应……

医生：好吧，别脸红。您来看医生：在这里，医生会保守秘密。

副行长：（犹豫不决）嗯，很好。说实话，我先前是装病，而现在我想，为什么不实话实说呢？

医生：所以您没有生病？

副行长：对。

医生：您来这里干什么？

副行长：我正在找一个女人。

医生：向您透露一个秘密，我不是女人。

副行长：我没在开玩笑，这很严肃。

医生：对您来说，她是谁？老婆，还是什么人？

副行长：（经过一番犹豫）是的。

医生：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副行长：我知道她刚刚来到这里。

医生：我不会透露访客信息的。

副行长：这一次，您必须破例。

医生：我想知道为什么？

副行长：因为我爱她到失忆的地步。

医生：您的妻子？！

副行长：是的……什么？

医生：没什么，非常感人。

副行长：那么她在哪里呢？

医生： 您妻子没来过这里。

副行长： 来过，我敢肯定。

医生： 她姓什么？

副行长： 科洛科尔奇科娃。

医生： （惊讶）科洛科尔奇科娃？您确定？

副行长： 确定。

医生： 不是布本奇科娃？

副行长： 不是。

医生： 不是普滕奇科娃？也不是萨根奇科娃？

副行长： 哦不。

医生： 大概齐……所以您妻子的名字是……那，您能再次提醒我一下吗？

副行长： 科洛科尔奇科娃。

医生： 很好。进我办公室时，您好像在门口遇到一个人，记得吗？

副行长： 您是说那个穿着得体的英式套装的女人？黑眼睛，左脸颊上有一颗痣，脖子上戴着紫色的围巾，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包？

医生： 就是她，您觉得她怎样？

副行长： 没什么特别，我丝毫没有注意到她。

医生： 大概齐……他们没有注意到彼此，丝毫没有。（爆发）滚出去，你这阴魂不散的，给我滚出去！

副行长： 医生，我不明白，您为什么……

医生： （打断）因为您刚刚与科洛科尔奇科娃夫人面对面碰到，即便您没有注意到她，她可是平静地从您身边走过的！

副行长： 我不知道她是谁！我从未见过她！

医生： 她不是您妻子？

副行长： 当然不是！此外，我已经离婚很长一段时间了，至今已经两年了。

医生： 是怎么离婚的？既然您爱您的妻子，到了失忆的地步！

副行长： 是的，是的，当然……后来我又结婚了。

医生： 复婚？很好。还有您妻子的名字，您说……

副行长： 科洛科尔奇科娃……玛丽娜·科洛科尔奇科娃……

医生： 您说什么？ 玛丽娜？！

副行长： 是的，玛丽娜。

医生： 但她已经结婚了！跟米哈伊尔。

副行长： （很惊讶）米哈伊尔是干什么的？

医生： 是她丈夫。

副行长： 不可能！她没有结婚！我的意思是，她嫁给了我。

医生： 那您想让我干什么？

副行长： 我知道她来过这里。也许她会再来这里，请帮我安排与她见面。

医生： 我不会帮别人找妻子，我也不确定玛丽娜是不是您的妻子。她的名字叫玛丽娜，她

会再来这里，我甚至都不能确定，是不是存在这么一个名字……

副行长： 存在！

医生： 回家吧，在家等她。（推他离开。）

副行长： （抵制）医生，我恳求您……

医生： 我受不了了，再见。不是从这儿走——这扇门仅供米哈伊尔进出。请走这里。

【医生把男人推到紧急出口，独自坐在桌子旁，明显一脸困惑。

(第一幕终)

第二幕

【医生在办公室里。玛丽娜走了进来，穿着非常优雅的衣服。

玛丽娜：（兴致勃勃）下午好，医生！我又来了！

医生：（非常冷漠）您到底是谁？

玛丽娜：（感到惊讶，调情）神啊，您的记忆出了什么问题！？半小时就把我忘了！我一换衣服，您就认不出我来了！

医生：我心里清楚着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知道您是谁！……请出示您的证件。

玛丽娜：为什么？我叫玛丽娜，您知道的。

医生：我怎么知道您真的叫玛丽娜？即便真的叫玛丽娜，也没有任何意义。请出示证件！

玛丽娜：我不随身携带证件。

医生：我再说一遍，证件！

【玛丽娜打开包，翻看，拿出一块手帕，抽泣着，抹眼泪，没拿证件。

医生：（关心）您怎么了？

【玛丽娜没回应。医生从水瓶中倒水，递给玛丽娜。

玛丽娜：（推开水杯）别管我！

医生：怎么了？您感到被冒犯？

玛丽娜：您觉得呢？

医生：为什么？

玛丽娜：（落泪）您还问为什么？……另外，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喜欢您。甚至
在我看来，您对我有点兴趣……我带着敞开的心扉来找您，我到底怎么了？冷漠、
不信任、屈辱的质问……（抽泣。）

医生：冷静……

玛丽娜：别理我。

医生：（抱着她）您不知道情况。问题是，您不在的时候，有人来这里……不管了……

玛丽娜：谁来了？另一个女人？

【医生不好意思地沉默着。

玛丽娜：她说自己是他妻子？

医生：是的。

玛丽娜：那又怎么样？您相信了吗？来找您的那位女士，难道不是疯子吗？

医生：但问题是，米哈伊尔称她为自己的妻子。

玛丽娜：难道您不知道他失忆了吗？她真的来了吗？

医生：当然来了。

玛丽娜：（走到门口，喊米哈伊尔）亲爱的，过来。

【米哈伊尔走了进来。

玛丽娜：告诉我，我不在的时候，有没有女人来过这里？

米哈伊尔：（平静地）我没有看到任何人。

玛丽娜：她称自己是你的妻子？

米哈伊尔：她根本不存在，怎么能这样称呼自己？

玛丽娜：而你——你没有称呼她是你的妻子吗？

米哈伊尔：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你很清楚这一点。(吻她。)

玛丽娜：谢谢你，亲爱的。(对医生)好吧，现在您相信了吧？

医生：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但是，还有一个情况……除了女人，还有一个男人也来了这里。

玛丽娜：那又怎样？

医生：他声称他……他是您的丈夫。

玛丽娜：我丈夫？(大声笑出来)天哪，做精神科医生多难呀！谁都来找您！(继续笑，米哈伊尔附和。)

医生：这有什么好笑的？

玛丽娜：这个人没有自称是拿破仑吗？

医生：没，他只是声称是您丈夫。

玛丽娜：对，现在站在您面前的正是我的丈夫！您需要更多的证据吗？不用客气。(对米哈伊尔)亲爱的，脱下衬衫，向医生展示下您左肩胛骨下的痣。

【米哈伊尔乖乖地脱下衬衫，医生检查痣。玛丽娜转向医生。

玛丽娜：您看清楚了吧？

米哈伊尔：医生，这颗痣不危险吧？

医生：不危险。

米哈伊尔：(纠缠)无论如何，我想请您帮我弄掉它，我担心它会发展成恶性肿瘤的。

医生：我向您保证，它是无害的。而且，我也不是外科医生。

米哈伊尔：我给您看下。

玛丽娜：(打断，对医生)谢谢您，(对米哈伊尔)亲爱的，不用了，请到候诊室等我，不要去任何别的地方。(坚定)记住了，不要去任何别的地方，我们很快就会一起

回家。

【米哈伊尔出门。

医生： 我很抱歉，刚才对您产生怀疑。说实话，那个男人让我感到困惑。

玛丽娜： 您确定他来了吗？

医生：“确定”是什么意思？当然，他来了！（困惑）难道他没来？嗯，好吧。比方说他疯了……

那个女人给我看了她的证件，对不起，我甚至不知道您的名字。

玛丽娜： 您怎么不知道？就在今天早上，您给我打了两次电话，还叫我玛丽娜。

医生：（不知所措）哦，是的，对了……我忘了……

【与此同时，玛丽娜收起手帕，拿出胭脂盒，开始打扮。她将胭脂盒放回包里，发出愉快的叹息。

玛丽娜： 找到了！事实证明，我随身携带了证件，还是带照片的。这是我的驾照，请看！

医生： 不用了，我相信您。

玛丽娜： 现在相信，一分钟后，您就又不相信了，像所有男人一样……您来看下吧。（把证件递向医生。）

【医生不情愿地拿走了证件。

玛丽娜： 上面怎么写的？

医生： 玛丽娜·科洛科尔奇科娃……

玛丽娜： 印制没问题吧？

医生： 印制整洁。

【医生将证件还给玛丽娜，她把它收进包里，拿出一张照片。

玛丽娜： 我丈夫有没有告诉您，我们上过同一所学校？看看我们儿时的样子，好玩儿，对吧？

医生：您变化不大。

玛丽娜：谢谢。看这张，我们成人以后的。

医生：大概是在婚礼前不久？

玛丽娜：是的。

医生：您真美！

玛丽娜：（调情）您是说我现在不那么美了吗？

医生：您现在更美了。

玛丽娜：谢谢。（收起照片）我看，您是很讨女人欢心的男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女人来过

这里，但我相信您肯定也邀请她共进晚餐了。

医生：我向您发誓，我没有邀请过任何人！根本没有人来过这里！（困惑）来过？该死的记

忆……（给自己倒了一些水。）

玛丽娜：（把小瓶从他身边拿走）别喝药了。您到底是不是医生？

医生：我是医生。（困惑）到底是不是医生？我在说什么废话！当然是医生。

玛丽娜：既然您是医生，米哈伊尔会给您干邑白兰地，您喝吗？

医生：（犹豫不决）当然喝。

玛丽娜：咱们喝两杯，会立即对我们有所帮助。

医生：让我们来看一下。（打开酒柜，里面有很多干邑白兰地，他快乐地）我还真是医生！

（拿出一瓶）您也来点吧？

玛丽娜：我还没有原谅您呢。

医生：好吧，这是为您开的。让我们喝一杯！（他用颤抖的手，把干邑倒进玻璃杯里。）

玛丽娜：（怜悯地看着他）亲爱的，照照镜子，您怎么了？

医生：说实话，我今天的身体状况不好……

玛丽娜：胡说。只是因为您需要女人的关心。您有老婆吗？

医生：老婆？(认为自己有的神色)我不记得了……我在说什么？我当然记得。我是鳏夫，很多年了。成人后，分居了，然后我就孤身一人了……您知道，我甚至嫉妒您丈夫。我也很乐意忘记一切——孤独、乏味的工作、税务检查、嫉妒的同事、咄咄逼人的米哈伊尔、大家永无休止永恒的抱怨和病痛，还有我自己的病……不去想任何事情，不去想任何事，坐在一个美丽的女人旁边，喝杯干邑白兰地，忘记一切，只享受真正的美好时刻……

玛丽娜：所以让我们活在当下！以后的事，以后再考虑，让我们享受眼前的生活！（举杯）为了您的身体健康和事业成功！为了幸福！

医生：谢谢！这对我来说太开心了。您在我眼里光芒四射，看上去，您非常开心！（牵着她的手。）

玛丽娜：（松开手）不要以为生活对我来说是容易的，我也知道孤独的滋味。

医生：您有米哈伊尔。

玛丽娜：（担忧）对了，我们需要看下，他是否已经还在候诊室。（出去，很快回来。）

医生：他在那里吗？

玛丽娜：是的。

医生：真遗憾。

玛丽娜：我该走了。我会叫出租车，把米哈伊尔带走。

医生：那我们今天还见面吗？

玛丽娜：除非您改变主意或者忘记了。

医生：（浑身热血沸腾）我会忘记吗？是的，我……（想起自己身上那突如其来的奇异的健忘）我会写下来，以防万一。（在他的日程中记下。）

玛丽娜：（起身）别忘了准备病历和诊断书。

医生：我会为您做任何事。您必须送您离开！……

玛丽娜：不用了，谢谢。

医生：（抱着她）我不想让您走。

玛丽娜：（轻轻放手）我很快就会回来。

医生：您会再次离开。

玛丽娜：（亲吻他的脸颊）晚上见。

【玛丽娜离开，下。医生面带喜悦的微笑，走到镜子前，挑剔地看着自己，整理领带和发型，从壁橱里拿出另一件光鲜的上衣穿上。

【副行长进来，上。他举止与第一次来时完全不同，举止自信而果断。

医生：您又回来了？

副行长：如您所见。

医生：您想让我干什么？

副行长：我正在做私人调查。

医生：我早就猜到，您是一名侦探。

副行长：我不是侦探，我是搞金融的。

医生：如果您是税务员，请出示证件。

副行长：（尖叫）玛丽娜在哪里？

医生：不幸的是，我不知道。正如您所看到的，她不在这儿。

副行长：我看到她二十分钟前来过这里。

医生：但您一分钟前没有看到她离开。

副行长：她会回来吗？

医生： 我不知道。您想干什么？

副行长： 我没有权利告诉您。

医生： 您不能这样，自己多保重吧。

副行长： 我必须赶紧找到她，您知道吗？人命关天。

医生： 您不是侦探？那就到大街上找她吧，不要盯着我不放。对了，找我看病可是很贵的。

副行长： 如果您帮我找到她，我愿意付钱。

医生： 我不收受贿赂。

副行长： 是吗？

医生： 我只收取医疗费用。

副行长： 所以我愿意付钱给您。

医生： 我只收取医疗费用，不收取信息费。祝您成功，但不要妨碍我的工作，人人都只能通过预约来找我。(礼貌地将副行长推到紧急出口) 请！不，您还不能走这个出口，这扇门仅供米哈伊尔进出。

副行长： 好吧，那我就派税务检查员来这儿。(仔细观察医生) 您害怕吗？

医生： 真不怕。

副行长： 那也没用，我相信您不喜欢纳税。

医生： 我不喜欢？

副行长： 您不喜欢。

医生： 我不喜欢？！

副行长： 您不喜欢。

医生： 那又怎样？谁喜欢呢？

副行长： 也许我们会来检查？

医生：请自便，我知道该如何很好地隐藏我的收入。

副行长：我知道如何找到它们。

医生：别再威胁我，我说了不怕检查。

副行长：因为您不收取贿赂？

医生：不收。放心吧，我也会行贿，保重。

副行长：（更换语气）医生，您知道，我现在有一个纯粹的私事，与医学、税收都无关，
我需要玛丽娜！

医生：再见。出口在这里。

副行长：（在出口处徘徊）医生，她为什么要来找您？您和她有什么关系？

医生：这与您无关。

副行长：她生病了吗？

医生：有关访客的任何细节，无论生病与否，都不会出这个办公室。

副行长：（用干巴巴的语气，几乎威胁）太好了。但是，我觉得你们之间有某种联系，我
认为我有责任警告您，小心点。

医生：您指我们之间有特殊关系？

副行长：在某种意义上，她健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前往出口）如果您看到她，告诉
她，我去她家找她，如果我没有找到她，还会回到这里。

医生：我认为，我不会让您再进入这间办公室。

副行长：我想我也不会请求您让我进来。

【副行长离开。医生再次坐在电脑前。珍妮走了进来。

医生：是您吗？

珍妮：您在等谁？

医生：另一个女人。您丈夫的妻子。那是……我想说，米哈伊尔的妻子，那是……

珍妮：米哈伊尔的妻子是我。

医生：我现在非常怀疑这一点。

珍妮：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您这样的医生，不给人看病，而是进行家庭调查。病历准备好了
了吗？

医生：没，即便准备好了，也不会给您。您到底是谁？

珍妮：我估价您会找各种理由来逃避，我为此准备了一个完整的文件登记册，井井有条的，
像这样的……（展示一个整齐的文件夹）这是我的护照，这是米哈伊尔和我的结婚
证，这是我们孩子的出生证……对了，上面写着他们父母的名字，即我和我丈夫。
这是我们的婚礼照片，这张也是婚礼照，与客人一起照的，这是我和孩子的合
影……这是我们联名的付款账单。（拿出一堆文件放在桌子上）您现在满意了吧？

【医生惊讶地整理文件，并把文件夹还给珍妮。

医生：我……我……（他喝了一些滴剂，把小药瓶放在一边，喝了一大口干邑白兰地）那
么，您现在还是他的妻子吗？

珍妮：那您认为谁是他的妻子？

医生：老实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再次拿起干邑白兰地。）

珍妮：（用命令的语气）将杯子放下！（果断地将酒瓶推到一边）我现在非常担心我丈夫的
健康。

医生：为什么？

珍妮：因为他的医生是个酒鬼。

医生：我滴酒不沾。

珍妮：明白了。

医生：您真的是他的妻子吗？

珍妮：这为什么会让您如此惊讶？

医生：因为另一个女人……

珍妮：（坚定）至于另一个女人，这完全是酒精的作用，或者是您心烦意乱，在想像中虚构的。作为一名律师，我知道精神科医生由于长期与疯子接触，很难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再加上您没有女人……

医生：有！

珍妮：（情绪爆发）没有，也不可能。您不能控制自己，您的记忆有问题，您甚至忘了，我丈夫已经接受治疗将近两年。您弄丢了他的病历，也许您不小心，或故意把它从电脑里给删除了。您和我别无选择，只能恢复它，您很难向法院解释，为什么您没有这样做。

医生：（紧张地）哪个法院？

珍妮：我将向法院起诉。我打算把我丈夫关在精神病院，这需要一个冗长而令人信服的病历。

医生：您想把您的丈夫关进疯人院吗？

珍妮：注意您的语言，如果我想把任何人送进疯人院的话，那个人就是您。而且，相信我，我会成功的。照照镜子，您就会同意我的观点。

医生：您就承认吧，您已经厌倦了和丈夫乱七八糟的生活，想要摆脱他。

珍妮：首先，这是我个人的事。其次，即使如此，他可能有权忘记他的主要义务，但我没有义务忘记我的主要权利。（轻蔑）医生，您能听懂吗？

医生：义务、权利……很明显，您是律师。

珍妮：您难道看不出来，我也是个女人吗？我期待医生能更多地理解我。

医生：您想让我干什么？

珍妮：开诊断书和病历。

医生：好吧，好吧，您明天再来，我会准备好的。

珍妮：明天您会再次找借口，我今天就要，马上。

医生：现在我得在诊所问诊，我得忙去了。

珍妮：需要多久？

医生：二十分钟。

珍妮：我等着。

医生：反正我今天没有时间。病历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快，我恳求您，明天再来吧。

珍妮：不，在我得到它之前，我不会离开这里。（挑衅性地坐下来，拿起一本医学参考书，
 深入阅读研究，以此表明她打算呆很长时间，不可能离开。）

医生：（绝望）但我真的去问诊了。

珍妮：去吧，我不拦您。

医生：那您呢？

珍妮：我会把米哈伊尔带到这里，我们会一直坐在这里，直到我们拿到病历。

医生：好……请自便。

【医生给自己倒了杯干邑白兰地，改变主意，拿出一瓶滴剂，又放下滴剂，转去拿干邑
白兰地……最后，他找到了一个折衷方案——倒几滴药水到干邑白兰地里，喝下，抓头，
然后手按胸口。珍妮心满意足地看了他一眼，出来，又和米哈伊尔回来。

珍妮：坐在这里，不要去任何地方。我去给你买个三明治！明白吗？不要去任何地方。

【珍妮出来。过了一会儿，医生进来。

米哈伊尔：您找谁？

医生：跟我说话吗？不找谁。

米哈伊尔：（心不在焉地）医生不在，请在候诊室等候。

医生：我是医生！

米哈伊尔：您什么时候成为医生的？

医生：我一直都是。我会一直都是，直到我疯了。多亏了您，这一幕将马上发生。现在离

开吧，别烦我了。我得写……（停下）我到底得写什么？

米哈伊尔：我的病历。

医生：正确。您怎么知道的？

米哈伊尔：我不知道。

医生：好吧，算了，去候诊室吧，在那儿静静地坐会儿。

【米哈伊尔走到出口，停了下来。

米哈伊尔：（胆怯）医生……

医生：（抓头）还有什么事儿？！

米哈伊尔：您知道我的主要问题到底是什么吗？

医生：失忆。

米哈伊尔：不，缺钱。

医生：这是每个人的主要问题。

米哈伊尔：但对我来说尤其如此。（出乎意料地说）借我点钱吧。

医生：我会借的，但您会忘记我借过您钱的。

米哈伊尔：我不会忘记。我会写一张收据，作为最后的保证，我的妻子会还这笔钱。

医生：两人中哪个妻子？

米哈伊尔：（亲密）站在我的角度想想。

医生： 我很想站在您的角度，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米哈伊尔： 难道没有男人不能有两个妻子吗？

医生： （非常感兴趣）您有两个吗？

米哈伊尔： 我认为是一个。

医生： 究竟是谁？

米哈伊尔： （犹豫不决）我不知道。

医生： 我什么都没听懂。

米哈伊尔： 我也是。医生，我在离婚之前需要钱，人命关天的大事！借我钱，我今天就还给您。

医生： 您需要多少钱？

米哈伊尔： 至少一千欧元……

医生： 至少？

米哈伊尔： 如果一千有问题，那就借两千。

医生： 为了摆脱您，我会借给您三千。

米哈伊尔： （快乐）我想借四千。

医生： 我不会借给您四千，三千也不行。但是会给您一千个女人，只要别让我在这里再见到您。

米哈伊尔： 行。

【医生掏出钱，米哈伊尔高兴地抢走钱，急下。医生回到电脑前，从神色看得出，他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玛丽娜进来，上。

玛丽娜： （着急）米哈伊尔在哪里？

医生： 这里的某个地方，我刚才还在和他说话。

玛丽娜：您看起来心情不好，发生了什么事情？

医生：我陷入到了一个不愉快的窘境。

玛丽娜：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也许我能帮到您。

医生：不能。他们要求我提供病历，但我不记得写过。

玛丽娜：那么写一个新的，有什么问题呢？需要为此感到不安吗？

医生：时间这么短，，我不可能做出从两年前到现在的病历。而且，电脑会自动记录文件的
创建日期。您也不明白这其中的任何事情……

玛丽娜：这就是问题所在？

医生：从技术意义上讲，是的，这不仅仅涉及我的职业操守问题，尽管没人对这些感兴趣。

玛丽娜：我想我可以帮助您。

医生：如何帮助？

玛丽娜：我难道没有告诉过您，我是职业程序员吗？

医生：您？！

玛丽娜：从程序员的角度来看，您遇到的技术问题对我而言，微不足道。来，您坐我旁边。

【玛丽娜和医生一起坐在电脑前。玛丽娜的手指快速地敲击键盘。

玛丽娜：看……我们打开米哈伊尔病历的文件……计算机显示它是今天创建的，对吧？

医生：对。

玛丽娜：现在小改一下……（敲击键盘）立即查看……何时创建的文件？

医生：（看电脑）两年前！天呐，简直难以置信！您是怎么做到的？

玛丽娜：（带有讽刺意味地引用了医生的话）积累知识和努力工作。

医生：我不知道我该如何感谢您！

玛丽娜：不值一提。如果您知道我的全部真相，您就不会感谢我了。

医生：让我猜猜您的意思。

玛丽娜：猜？

医生：您是说……啊……您丈夫。对了，他又在找您。

玛丽娜：我告诉过您，我没有丈夫！当然，米哈伊尔除外。

医生：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警告您要小心。

玛丽娜：（非常尴尬）我想猜下，我们说的都是谁。

医生：他真的是您丈夫吗？

玛丽娜：不是……

医生：不是？

玛丽娜：不是。他是我的同事……更确切地说，是老板。

医生：您说的是实话吗？

玛丽娜：我向您发誓。

医生：他跟您有什么不得了的事？

玛丽娜：没有。只是他就那样，该怎么说呢……嗯，有这样的人……他总是想和我一起办些事儿，谈论一些事儿……总火急火燎的……总的来说，他作为您的病人非常合适。这件事就此打住吧。我想告诉您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陷入沉默。）

医生：好吧，您对什么保持沉默？

玛丽娜：难以启齿，但我还是要说出来。

【副行长进来。玛丽娜陷入了沉默，她很尴尬。】

副行长：（对玛丽娜）我终于找到你了。

玛丽娜：追踪到了。

副行长：是的，追踪到了。（对医生，说话语气非常冷酷）请让我们单独呆会儿。

【医生疑惑地看着玛丽娜，她向他点头。医生出去。副行长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艰难的对话。

副行长：你为什么向我隐瞒你已婚的身份？

玛丽娜：我没有隐瞒任何事情。

副行长：但你从未提及这件事。

玛丽娜：您认为一个女人应该在报纸、广播和电视上宣布她已婚吗？或者宣布她单身？

副行长：你是一个危险的女人。

玛丽娜：谢谢您的赞美。您来这里，是为了梳理个人情感吗？

副行长：不，我们还有一个更严肃的话题。

玛丽娜：好吧，您说。

副行长：你从银行偷了一笔巨款，但这笔钱没有转移到你的帐户，你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玛丽娜：入狱。

副行长：完全正确。你一向被当作模范员工，说实话，我仍然钦佩你高超的电脑黑客技术。

这两年来，银行没有注意到电脑程序中多出一行，会导致资金泄漏。

玛丽娜：您必须证明这行是我写的。

副行长：专家们会证明的。

玛丽娜：不知道谁更有经验——我？还是您的专家？您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副行长：拿回钱，银行也不会起诉您。

玛丽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慈悲心？因为您对我不是试图见死不救吗？

副行长：我不会对你见死不救，但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考虑。

银行不想让公众知道，我们的员工正在窃取储户的钱，否则，我们将失去上千的

客户和上亿的美元。因此，我们需要隐瞒此案。

玛丽娜：我得在什么时候退款？

副行长：今天。否则，拖到明天，你就会被逮捕。

玛丽娜：今天不行。但是，明天也不行，后天也不行……

副行长：为什么？

玛丽娜：因为没有钱，也不会有……

副行长：好。我说了我要说的话。考虑一下吧。你没有多少时间了。（站起来，走到门口，

停下来，改变语气）玛丽娜，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的。

玛丽娜：我知道。

副行长：你为什么这样做？

玛丽娜：因为……因为我做到了。

副行长：钱在哪里？

玛丽娜：我不是为自己偷的。

副行长：我觉得也是，所以让那个人承受后果吧！最终，是他挪用了钱，而你却是无辜的。

程序中的这一行，可以用技术错误来解释。对此，你怎么看？

玛丽娜：（默默地）让我想想。

【副行长出来。医生进去。

医生：这个人是谁？

玛丽娜：银行副行长。

医生：他让您干什么？

玛丽娜：没关系。医生，我想向您承认……

医生：（开玩笑）坠入爱河了？

玛丽娜：不，只是忏悔。(陷入沉默。)

医生：您以前想告诉我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但这个人的到来阻止了您。

玛丽娜：是的。

医生：所以，还是坦白吧！

玛丽娜：您会瞧不起我的。

医生：胡说。(玛丽娜沉默，他继续说道)如果您犹豫不决，那就让我来吧。您是我梦寐以求的女人。如果您没有结婚，我会向您求婚，只是您不要嘲笑我。

玛丽娜：我想哭，不想笑。

医生：想想看，如果您的丈夫不能治好，您还得和他分手。然后，我会照顾您和他。我很富有，会努力让您开心。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会好好待您。

玛丽娜：这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

医生：现在告诉我，您想告诉我什么。

玛丽娜：我现在更难做出决定，问题是……

【珍妮走了进来。没想到玛丽娜正在医生的陪伴下，她不免困惑，止步。

玛丽娜：您为什么停下？过来，坐下。

医生：(惊讶)你们彼此认识吗？！

玛丽娜：如您所见。

医生：我不明白。

玛丽娜：很快我们将解释一切。让我们先聊聊，我会给您打电话。

【停顿。医生出去。

玛丽娜：一切都露馅了。银行正向我要钱呢。

珍妮：(惊呆)已经被发现了？

玛丽娜：总有一天会的，总会被发现的。

珍妮：出人意料，太可怕了。(控制情绪) 我们需要立即结束与医生的接触。

玛丽娜：我不想。

珍妮：为什么？

玛丽娜：想想我们扮演了多么令人羡慕的角色。在那之后，你还有自尊吗？

珍妮：在丛林里放弃自尊，总比在监狱里固守自尊好。

玛丽娜：这真的不值。

珍妮：我们只是在为自己而战。

玛丽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毁了医生。

珍妮：我不明白，你爱上了他，还是怎么回事？

玛丽娜：如果是这样，该怎么办？

珍妮：事实上，在某个年龄段，女人不再坠入爱河。

玛丽娜：女人没有这样的年龄段。

珍妮：别发疯，无论如何，我们别无选择。

玛丽娜：有一条出路——坦白一切。

珍妮：那会毁了我们的生活。

玛丽娜：别担心，我会安排好一切。

珍妮：你认为这是个人英雄主义，不，这是愚蠢的。

玛丽娜：这是一个计策。(委婉) 好好想想，如果我们实施我们的计划，我们四个很可能都

完了——我们三个诈骗，医生病历造假。如果自首忏悔，我将独自受罚，你将保

持自由。再说了，你有孩子，而我只身一人。我这不是良心发现，而是现实考虑……

珍妮：(几经犹豫) 我想你是对的。(哭泣) 我真是废物！他们做了愚蠢的事情，还得让你

一个人背黑锅，原谅我！（拥抱玛丽娜。）

【两个女人靠在对方肩膀上抽泣。

玛丽娜： 好吧，我们叫医生吗？

珍妮： 如果你想，那就叫吧。

玛丽娜： （走到门口，喊医生）您可以进来了。

【医生回到办公室。女人们擦去眼泪。

玛丽娜： 好吧，您仍然什么都不明白？

医生： 绝对不明白。

玛丽娜： 现在我们将向您解释一切！问题是……（对珍妮）最好你说吧。

珍妮： 好。（对医生）您先喝药吧，稳定情绪，然后坐下来。

【医生乖乖地喝下滴剂。

珍妮： 让我们从谁是谁开始，我是米哈伊尔的妻子，他是我的丈夫，玛丽娜是他的妹妹，
他是她的哥哥。您明白了吗？

医生： （困惑）“他是我的丈夫，玛丽娜是他的妹妹……”（眼前一亮）太好了！事情完全
改变了！我们会治好他，然后……

珍妮： 请稍候。他根本不需要治疗，因为他是绝对健康的。

医生： 对不起，他失忆……

珍妮： 装的。他有极好的记忆力，他可是这座城市最好的纸牌玩家。

医生： 那您为什么会……

珍妮： （用律师的语气）医生，如果您一直问问题，我们将永远说不完。

医生： 对不起。

珍妮： 现在，听着，两年前，米哈伊尔在一家地下赌场输了很多钱，他恳求玛丽娜给他一

笔钱，并承诺会尽快归还。如若不然，他说，他可能会被枪杀。玛丽娜通过黑客技术，从银行给他转钱。不幸的是，我没有劝阻她不要这么做，我太担心丈夫和孩子……

医生：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珍妮：米哈伊尔没能还款，反而变本加厉，沉迷赌博，输了这笔钱，债务翻了一番。他再次跑到妹妹身边，恳求她救他。玛丽娜非常爱哥哥，只能屈服。一点，一点，我们陷入了一个没有出路的坑里。您可能不会理解，当您知道丈夫是惹祸精，拉着整个家庭和他一起滚下悬崖，我们做妻子的有多难……爱他，想要拯救他，却无法改变一切……

医生：所以……我该怎么办？

珍妮：（尴尬）说实话，这部分故事讲起来特别不愉快，但您得听全了，不能断章取义，对吧？吸引您，是我的专长。

医生：那是什么？

珍妮：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行即将被暴露，我便有了一个计划——紧急宣布米哈伊尔为疯子。这样，他就可以避免被审判、被判刑，但这需要一个权威和体面的医生来做医疗结论，比如，像您这样的人。

医生：啊，事情是这样啊……

珍妮：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以正常的方式，从您那里获得虚构的病历。

医生：对。

珍妮：因此，我产生了对您进行大规模精神围堵的想法，引导您陷入精神错觉、混乱，我们从而获取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根据参考书，研究了疾病的症状，我们三个人共同实施了计划。（羞愧）我承认这是不明智的、不诚实的和无人性的，故而，我们感

到非常抱歉。

【玛丽娜一直静静地坐着，低下头。

医生：你们的下一步，是什么？

珍妮：没什么，说完了。

医生：玛丽娜，这是您想向我坦白的吗？

玛丽娜：（低着头）是的。

珍妮：现在您可以把我们踢出去了，当然，我们将自行离开。我们不奢求原谅，我们不配得到原谅。（拉着玛丽娜的手，和她一起走到门口。）

医生：等下。（愉快地）您以为我心烦意乱，但其实您们让我很开心。

珍妮：然后呢？

医生：（他的乐观和自信又回来了）首先，您二位通过承认错误来赦免自己；其次，十分钟前，我认为自己是陷入精神错乱的大脑硬化症患者米哈伊尔，现在我确信我完全健康。最重要的是，玛丽娜，事实证明，未婚，是自由的！

珍妮：是的，她单身，除了将被判刑八年……

医生：（害怕）八年？（问玛丽娜）真的吗？

【玛丽娜默默地耸了耸肩。

珍妮：她明天就会被捕。

医生：我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珍妮：您能做些什么？

医生：我还不知道，但我不会让它发生！我会抗议的！我……我会做出一个结论，您疯了。

您们三个人……还有我自己，以防万一……

珍妮：医生，说认真的，银行要求立即退款。

医生：谁要求？那个看起来像侦探的副行长？现在给他打电话。我会解决这个问题。

珍妮：医生，这是不可能的。

医生：小事一桩。给您的银行家打电话，让他来吧。

【珍妮和玛丽娜交换意见。玛丽娜出去。

珍妮：您打算如何与银行解决这个案子？

医生：非常简单，我会付给他那可怜兮兮的钱。

珍妮：您不太清楚我们在说什么。

医生：我不感兴趣。

珍妮：恐怕您的钱还不够。

医生：不要害怕，我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珍妮：您为什么要为了欺骗您的陌生人而赔钱呢？您不需要钱，是吗？

医生：我为什么需要它们？像所有有钱人一样，我遵循健康的饮食习惯，不吃任何重油、

太咸、辛辣且价格昂贵的美味。其余时间，我工作……（对玛丽娜和副行长）亲爱的

副行长，您不会因为钱而迫害这么美的女人吧？

副行长：当然，钱是无稽之谈。生活中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爱、美、健康、善良……

医生：完全正确。

副行长：另一方面，如果钱是无稽之谈，为什么不归还呢？

医生：因为她哥哥在赌场里输了，她没有一分钱。

副行长：（问玛丽娜）真的？（玛丽娜没有回答）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玛丽娜：这能改变什么？

副行长：基本上什么都改变不了，虽然我现在能理解你的行为，但这笔钱仍然需要退还。

医生：告诉我，退多少？（拿出他的钱包。）

副行长：数目上，微不足道，可以说微不足道……真是荒谬，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医生：能给出个大概的数字吗？

副行长：两百万欧元。

医生：两百万欧元？！

副行长：差不多。如您所知，对于银行来说，这不能称为损失，主要是盗窃和诈骗问题。

对我来说，要息事宁人，非常困难。

医生：我非常理解和赞赏您的态度。（收起钱包。）

副行长：如果要是被人知道了，交易就会崩溃。我们得查一下，也许已经崩溃了。（打开笔

记本电脑，反复快速按回车按键。）

医生：（对玛丽娜）恐怕，亲爱的，我无法将这笔微不足道的金额帮您退还给银行。您哥

哥损失了这么多钱？

珍妮：（惊慌失措）对了，他在哪里？

玛丽娜：真的，米哈伊尔在哪里？（不安地环顾四周）看一下，也许他在候诊室。

【珍妮匆匆离开，又返回，脸上困惑。

珍妮：他不在那里。

玛丽娜：（以低沉的声音）我们又错过了。

医生：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这么担心他？您说他绝对健康！

珍妮：是的，他很健康，但是……

医生：但又怎么了？

玛丽娜：您看，他忧心如焚，因为他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医生：那又怎样？

玛丽娜：他有一种狂热，想赢回所有的钱。他玩得越多，输得就越多。因此，最近几周，
我们一直在努力看着他。

珍妮：玛丽娜，冷静下来。他不会在赌场里，毕竟，现在他根本没有什么可赌的了。我从
他那里拿走了所有的钱，甚至是零钱。

医生：哎呀……恐怕我犯错误了。

【妇女们疑惑地看着医生，他一脸尴尬。

医生：我把钱借给了他。

珍妮：多少？

医生：一千欧元。

珍妮：您疯了吗！

医生：（羞愧）是的，从今天早上开始。

【停顿。副行长继续在笔记本电脑上充满激情地工作。

玛丽娜：怎么样，交易如何了？下跌了？

副行长：（未将目光从电脑上移开）恰恰相反，由于某种原因，交易在急剧上升。

【电话铃响起。玛丽娜从包里掏出手机。

玛丽娜：您好！是的，就在原地。您在哪里？（她听了很久。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她的脸上交替地表达着恐惧、希望、失望、喜悦，这些变化立马在其他人的脸上

得以映射。玛丽娜结束了对话。

珍妮：嗯，什么？

玛丽娜：当然，收到钱后，他立即赶往赌场。

珍妮：（不高兴）我就知道……

玛丽娜：他几乎失去了一切。

珍妮：一如既往。

玛丽娜：（喜悦地）但后来他赢了两百万欧元！他叫了一辆出租车，正要带着钱来这里！

【众人喜悦。

珍妮：（拥抱玛丽娜）多么幸福！（对副行长）现在，我们将把钱退还给您。

副行长：相信我，我对此比任何人都更兴奋。银行的丑闻、玛丽娜入狱，都会成为各大报

纸头条新闻……这会让我发疯！

医生：一切都很好，结局很好。让我们喝一杯香槟吧！（打开瓶子，将香槟倒入杯中。）

玛丽娜：为了幸福！

【米哈伊尔手里拿着一个行李箱走了进来，迎接他的是大家一连串的问候和祝贺。

医生：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亲爱的。没错，虽然我们很想把您的脑袋拧下来，但赢者为

大。因为您妹妹，我原谅您。

珍妮：（拥抱她丈夫）要是你知道我们有多兴奋就好了！

玛丽娜：把这笔可恨的钱给他（朝副行长的方向点头）。

米哈伊尔：（尴尬）什么钱？

玛丽娜：你在赌场赢了的钱，钱在哪儿？在手提箱里？

【米哈伊尔面带愧疚地沉默了。似乎被预感突袭，玛丽娜猛地打开了行李箱，里面是空的。

玛丽娜：什么意思？你没有赢到钱？

米哈伊尔：不，我赢了！我赢了两百万。想像一下，两百万！

玛丽娜：（松了一口气）好吧，把钱还给银行。

米哈伊尔：你看，我把两百万放在我的行李箱里，叫了出租车，给你打了电话。然后我想，

既然我今天很幸运，我就把这笔钱再押上，不仅要偿还债务，还要养活我们自

己。

珍妮：然后就失去了一切？

米哈伊尔：不，不是全部。

珍妮：（轻轻叹息）谢天谢地。

米哈伊尔：不是全部，而是两倍多。（陷入沉默）

副行长：现在的债务金额是多少？

米哈伊尔：（尴尬）四百万。

【每个人都惊呆了。玛丽娜坐在一把椅子上，没有力气。医生又喝了一杯干邑白兰地。

珍妮：我真希望你没有回来。

米哈伊尔：但我知道如何解决！

珍妮：（疲惫）如何解决？

米哈伊尔：再给我一千欧元，我会赢回来的！我向你发誓！

【每个人都保持沉默。医生第一个从震惊中醒来。

医生：告诉我，米哈伊尔，您难道不为这样的生活而感到羞耻吗？

米哈伊尔：您希望我过什么样的生活？今天就像昨天，明天就像今天的生活？数着每分钱，

节省每分钱？抓住机会，把您所拥有的一切都押上，全力以赴，不是更好吗？

医生：如果您输了怎么办？您会进监狱吧？

米哈伊尔：但监狱生活怎么会比无风险、无火花、无刀锋、无飘香的日复一日的灰色生活

更糟糕呢？

【医生慢慢地拿出钱包，掏出钱。米哈伊尔高兴地向他们伸出手，但医生把他的手推开，

转向玛丽娜。

医生：给他吗？

玛丽娜：（疲惫）您决定吧。两百万债务！四百万、八百万、一千六百万……又有什么区别？（对副行长）还坐着干什么？

副行长：（关上笔记本电脑）冷静下来，我可以帮你们。

玛丽娜：怎么帮？

副行长：我刚刚在交易所赢了一大笔钱。

【一片欢呼。珍妮拥抱米哈伊尔。

玛丽娜：（对副行长悄悄说）只有用巨额资金，才有可能如此迅速地在交易所获得这样的回报。承认吧，您用了谁的钱？

副行长：（尴尬）储户的钱。需要数亿才能赢得数百万，要不我怎么能得到这么多钱？

玛丽娜：您不怕为此入狱吗？

副行长：担心，但诱惑是如此之大，游戏如此令人兴奋！（对米哈伊尔，大声）米哈伊尔，我会替你偿还因为你而导致玛丽娜欠银行的债务，可前提是你要永远戒赌。

米哈伊尔：答案是肯定的！我再也不会去赌了！不去赌场！我发誓！（正对观众）难道你们当中就没有任何人欠过别人哪怕是一千卢布吗？

全剧终

